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第一百十五回 擒闖賊聖駕還朝 賜宮奴相臣歸第

十六日何仁、元思至島朝見，奏聞回鑾諸事俱備，城守的三千禁軍，在萊府伺候，扈駕進京。奉旨：何仁以按察使管知府事，遇缺補用；元思為高士，賜紫衣，仍管神樂觀事。素臣令元思、龍生、飛娘選帶一百名精細走跳島兵，易服前探，遇有一切可疑之人，即便拿下。三人得令先去，令何仁回府，伺候迎送諸事。何仁亦領命先去。十七日大朝，各文武男女官員，朝服已俱連夜趕備。困龍島投降的禁軍，絕龍島救出的女官，京裡下來的內監，萊府送來的樂工、樂器、淨鞭、寶鼎、珠廉、儀仗等，粗粗足用。天色微明，淨鞭三響，寶鼎中焚起香煙，殿前垂下珠廉，鐘鼓齊鳴，絲竹競響，皇帝升座，諸臣排班，氤氳氳氳，踴躍躋躋，也就如初見漢官威儀，略有朝廷氣局了。樂聲止處，諸官朝賀。

奉旨：將困龍島改為迎龍島，絕龍島改為興龍島，兩島財帛，派賞有功兵將及掖縣義民；其米糧歸入大恩倉，為賑糶之用。賜復登、萊兩府明年田租；自青州府至京經過州縣，田租十分之五。焦良給與八品頂帶。焦氏封為苦貞孀人，許繼李姓遠族一人為子，給田一百畝，奉養終身。賜諸臣筵宴。宣素臣上殿筵宴。飛霞、黑兒入宮陪宴。宴畢散朝。素臣分派各官料理回鑾之事。

日中，救生船回報：「登州府沿海百姓，論傳太師爺凶信，白衣白冠，在海邊哭祭，更有駕船至海中，祭奠招魂的。已將太師爺救駕至島，加官拜相，十八日扈駕還朝之事告知。人人破涕為笑，除去孝服，收祭品，喜躍而回，說道：「那一日都要來看太師爺爺金面哩。」素臣慨然太息。碧雲、翠雲也說：「昨日在樓了望，到晚上，就沒有這白色攪動了。」午後發訃島兵回報：「尹都爺聞信，哭暈幾番，因各衛催請上任，不能奔喪，現在設位哭祭。況大元帥聞信，嘔哭，吐血數升，於三十出兵，救駕報仇，約於十九二十日，大兵可到。」素臣取出寫就密札，交與飛霞，令其轉付日京，照札行事。奏聞皇帝，遣賽呂隨帶島兵五百，前赴蘇州，授與密計。

十八日黎明，皇帝船上，宣素臣、白祥扈駕；嬪御船上，宣黑兒、春燕、秋鴻護送。素臣派以神、柏節各領島兵五百，分左右前導御舟；派碧雲、翠雲領女兵，分左右前導嬪御船隻。派李信、梅仁領島兵五百，在後扈送，以備非常。派成全、伏波改裝前行，見遇津梁，即赴水底察看，如有奸細，立刻報知。留飛霞在島，仍權島事。以神、黑兒、春燕、秋鴻、碧雲、翠雲護送進京。柏節、李信、梅仁至萊府即回。

是日天氣晴朗，清風徐引，水波不驚，龍顏大悅。那知開出島去，不到數里，忽見兩條青龍，從對面昂首張鬣而來，皇帝大驚失色。素臣見來勢蜿蜒，想起夢中元陰姥之言，因奏道：「龍能興雲致雨，襲石崩崖，海中見此，必衝波擊浪；今水不揚波，而龍勢馴習，乃聖天子威靈所致，非為害之物也！」皇帝見素臣如此說，便放大了膽。看那只龍，真如馴伏，蜿蜒而來，絕不興波作浪。游至近船，將頭昂起復落，如此三次；即掉轉身來，夾舟而行，仍波恬浪靜，惟覺舟行甚速耳。皇帝大喜道：「朕為看龍而來，被逆闖挾制，久駐萊府，欲害白卿，後忽移至島中，未見龍之片鱗寸鬣。今仗先生威德，令此龍馴擾於側，由朕諦視，勝看登州井中之龍多矣！」

素臣道：「此即登州府井中之龍，被貞婦黃氏神力所拘，而困於井者。」因將龍蚌相鬥之事奏知。皇帝忙抬頭諦視空中道：「那祥雲中，不是隱隱有神，現著纓絡環佩之狀嗎？」因問：「貞婦係何朝代，何州縣人？於何代成神？」素臣將鐵娘守節成神，海邊俱稱為香烈娘娘，處處崇奉之事，述了一遍。皇帝道：「原來是朕的子民，香烈二字甚佳，當封為東海主者香烈天妃之神。」宣旨過，即拱手而立。素臣、玉麟亦即起立。須臾，祥雲四散，露出青天。皇帝方才坐下道：「先生曾聞空中三呼萬歲嗎？」素臣道：「臣實未聞，不敢妄對。」皇帝道：「朕宣旨後，即見雲中若有跪拜之形，耳中若聞嵩呼之聲；故此起立，非朕之妄言也！」素臣道：「香烈既為海神，理應扈駕；受皇上封號，自當嵩呼；臣特不敢以不聞為聞，欺罔聖聽耳！何敢以皇上之言為虛妄耶？」皇帝道：「朕回京後，欲特旨建廟，遣官祭告，以彰靈感，先生以為可行否？」素臣道：「香烈神之節烈，宜受殊恩；立廟遣祭，俱屬可行。」皇帝大喜。

船至近岸，素臣向兩龍說道：「爾等貪心所使，欲攫明珠，致傷莊稼，殘損居民，即受困數年，猶不足蔽辜；姑念扈駕有功，寬汝之罰！以後若再與老蚌為難，害及民生，罪即難追矣！當謹識之！」兩龍俯首受訓，復將頭起落，如叩拜者三；然後舒鬣舞爪，向大洋中悠然而逝。皇帝驚歎不已。

是晚，仍駐蹕大恩倉行宮。宣召素臣，良久方至。皇帝問內監汪永，汪永回奏：「皇上賜文翁坐的軟輿，被百姓圍著，擁擠得慌，換了馬匹，解去暖耳，任憑觀看。無奈看的人多，江潮海水一般的湧著，怎走得快？奴婢們絡繹宣召，文翁作急要來，才得此時就至。現在行宮外還擁擠不開，要候文翁出宮，求見一面哩！」皇帝大驚，說道：「有臣如此，社稷之福也！可傳旨宣文翁先生入見。令百姓散回，說皇上留宴，還不得出宮哩。」汪永領旨宣進素臣，皇帝降座而迎，備極慰勞。席間，令兩嬪、兩貴人奉觴勸酒，把素臣嚇壞，俯伏流汗。皇帝親手攙扶道：「先生大功，理當致敬，不必推辭！」仍東西上下列坐，嬪及貴人，俱立在皇帝背後，不命入內。素臣欲辭不許，欲退不能，如坐針氈，汗下通體。皇帝慇懃勸酒，漏下二鼓，始行罷席。

素臣回營，暗忖：若每日百姓如此擁擠，皇上如此隆禮，大非臣禮！因於夜半假作心疼，奏知皇帝，改用轎車，蒙頭覆臥，推入春燕、秋鴻等女車後趕行，方把擁擠賜宴兩件，都躲過了！

十二月初二日，駕至涿州。太子備法駕，率領朝臣迎接。聞素臣有病，大驚失色。見駕之後，慌至素臣行營，見素臣面色紅活，心頭一塊石頭方才落下。抱住素臣，即跪下去，滿面流淚的，說道：「先生之恩，如海如岳，一切不足以報先生，惟有叩頭出血而已！望先生勿堅辭，勿回禮，以盡寡人區區之誠意！」素臣痛哭跪奏：「赴湯蹈火，以急君父之難，此臣子常分；殿下若如此待臣，臣必自刎，以存君臣之禮，不敢蹈殿下於過也！」太子道：「昔尚父授丹書，武王且拜而受之；況先生以聖父授寡人乎？若不許叩謝，是重寡人之不孝也！」太子以父子為重，必欲叩頭；素臣以君臣為重，必不敢受。玉麟、以神、春燕、秋鴻時正在營，太子聞病急來，未著一人通知，不及迴避，便俱俯伏在地。見太子與素臣各執一辭，久跪於地，著急非常，卻又不敢輕出一言。

以神究係東宮舊人，只得匍匐上前，勸諫道：「鴻恩隆禮，雖出東宮翁至誠；但君臣究有定位，還求曲諒文白之忠盡，使其可安！」太子見素臣急迫之狀，知不能強，因放下手來，望空八拜。素臣隨後叩拜。玉麟等亦俱向空而拜。

拜畢起來，即問素臣之病。素臣道：「臣實無病，而敢於以病欺皇上者，緣皇上於掖縣以非分侍臣，使臣萬不敢當！恐長途俱欲如此待臣，故寧冒欺君之罪，以全君臣之分！不意殿下今亦如此，臣死無日矣！」太子問：「皇上如何相待，以致先生不安？」素臣只將兩嬪兩貴人奉觴侍立之事奉聞。東宮道：「寡人改日專席款謝，亦當令正側二妃奉觴。皇上新得貴人，寡人尚未及賀，一切應奉之事，亦未奏聞，因聞先生之病，貿然至此。今當速去，不及與先生再敘。」回顧玉麟道：「想來俱係功臣，亦不暇詢問諸卿姓氏矣。」說畢出營，如飛而去。

皇帝急欲回京，四更時，即傳旨發駕，至寶店方才日出。素臣一車原在春燕等車後，不期起身太早，亂慌慌的，反在春燕等車之前，緊接著宮人們車子，見野地內跪有許多女人，迎著嬪御宮人的，都遠迎看著車中，嬪御宮人們都揭起帷幔，任憑婦女看視，自己也便看那些婦女。獨有素臣一車，卻掩帷下幔，只兩邊兩塊玻璃，看見外面。那些婦女只認也是妃嬪，便個個把眼睛注視玻璃之內。素臣無心中，忽見一個美貌女子，跪在眾人背後，那副眉眼，卻似在那裡見過一般，心裡詫異：怎這些鄉村婦女中，有如此相貌，又如此熟識，殊不可解！想了一會，也就丟開。到蘆溝橋駐筵，皇帝、太子進京。奏聞太后，擇於次日辰時發駕，午時進宮。

初四日，皇帝進宮，朝見太后，惟貴妃伴皇子天花不到，皇后及合宮妃嬪，諸王公主，俱朝見過。一邊敘述山東之事，一邊敘

述京中之事，忽怒忽驚，忽哭忽笑，直說至夜。初五日。謁廟，獻俘。念景王稿葬已久，免其戮屍。將靳直、靳廉、鳳氏，及在京先獲之國師繼曉，俱綁付西市，凌遲處死。臧寧、汪彬、陳芳、王彩、趙武，及太子在景州拿獲之武國憲，發三法司勘問。

乾清、坤寧兩宮內侍宮人，俱環泣御前，求將靳直、鳳氏兩人，賜與處置。皇帝道：「凌遲，乃極刑也；爾等何猶以為不足？待要如何處置他來？」內侍宮人道：「他兩人殺人無算，每以長棍通入內監糞門，上至喉管；以長釘烙紅，通入宮女下體，亦至喉管。奴婢亦欲以此等非刑處之，以舒死者之憤！」

皇帝大怒道：「靳直之奸邪，至萊州已知。這鳳氏直至島中，由朕幽辱，反加欺侮，朕才恨他。那知他平日作惡如此，爾等怎為之容隱，不早訴於朕？」內侍、宮人伏地泣奏：「內監如張敏等，宮人如費氏等，何嘗不奏訴其罪，奈萬歲爺不信，奏者皆受極刑！以後何人更敢奏訴！」皇帝太息道：「枉直不明，此朕所以幾為亡國之君也！此二賊即發汝等，以非刑處之，然後凌遲。」眾人叩謝，歡聲如雷，將二犯擁出。東宮內監已在外守候，奉令旨來提靳直，宮女們拖著鳳氏去處置。

內監們擁著靳直到東宮來，東宮立傳文恩，會其鹽食逆腦。文恩雖曾吃過法王真人腦髓，然死活不同。眼看著靳直生眉活眼。怨苦戰慄之狀，如何敢去吃他。眾內侍道：「文哥你平日說忠說孝，他們惡道之事，千千萬萬說不盡，只把萬歲爺囚禁木籠之內這一件事上，也該吃他腦子了。咱因他把木棍通入內監糞門，把長釘通入宮女陰門，通死了無數生命，問萬歲爺討來要用各樣非刑處他，替死者報仇。你怎倒可憐他起來。」

文恩聽說，忽然兩目一張，發俱豎起，便一手摺住靳直頭顱，要用指去摳挖。玉奴，阿錦已打就銅管，小的一頭其尖如錐，其銛如刀，慌忙遞上。文恩接來插入，靳直大喊一聲，待要掙滾。被玉奴，阿錦四隻尖手用力擠住，休想動得分毫。文恩用氣一吸。骨都都的，莫說腦髓，連鼻涕、眼淚都一齊收入肚子去了。眾內監將靳直扛出官外，用冷水噴醒，先把各人打就的鐵錐，你一錐，我一錐，錐得兩腿如絲網一般，千孔萬竅，鮮血直射。一錐一哭、一錐一叫，哭到後來。如野鴉之聲不能響亮了。錐了一會，又把鐵絲拊入砍斷腸物管中，直搗進小肚中去。靳直復又叫喊起來，搗了一會，把鑷子來鑷他毛髮，鑷得頭似血浮，身如血甕，幾十番死去，俱被冷水噴醒。眾內監還不盡興，卻再想不出別樣處法，因叫人守著，去看宮人們怎樣處置鳳氏。

只見鳳氏兩腿錐空，毛髮盡拔，與靳直一般。卻有一樁是內監們想不到的。是把鳳氏仰睡在地，將兩隻小腳縛住，套壓頸後，牝戶向天，牝內灌油，拊入燭燃、將火點著，在那裡燒那肉身燈兒，已燒成一大窟窿了。內監道：「你們這法子很好，但不要燒死了，凌遲時便不知痛苦。」因急急趕回，亦照樣縛套，但屁股不能如鳳眼仰得正正兒的，要潑出油來，忙用磚墊正，燒將起來，靳直殺豬般叫喚，眾人拍手稱快。燒了一會，也成了窟窿。眾人道：「這會子屁眼才是敵爺哩，停會凌遲起來，怕不是九千碎嗎？」燒到將死，才連鳳氏發到西市去凌遲。

眾百姓圍看者數萬，人人鼓掌稱快。買囑劊子遲割，用冷水噴頭面、心口，並澆入屁眼、鳳眼之內，回些氣息轉來。然後開刀先把手、足、肩、背，割不死的所在，一片一片的先割；次及胸、腹、虛軟之處。看的人大半出錢要買肉回去，祭那被害已死陰靈。畢竟鳳氏之肉存下者多，靳直之肉卻不夠打發。劊子便把鳳氏的肉來湊數。登時兩人把肉身佈施有緣人矣。

是日，皇帝本欲召幸貴妃，因太后說貴妃初欲廢儲，後與景王諸妃妾通問，應該廢斥；遂不敢遽召。欲俟皇子謝花，臨幸其宮。但傳旨：冊立何氏為賢妃，陸氏為嘉妃，以尹雄、龍生為妃父，各加封都督同知；衛氏、熊氏各加封承恩君。是晚，勉強宿在皇后宮中。次日降旨，初八日御朝，初十日論功行賞，二日頒詔大赦。將靳直外宅，賜與素臣暫作府第，命工部擇吉建造新第。太子欲早晚得見素臣，令於舊太孫宮左近營建。

太子候聖駕已臨幸何妃宮內，即著文恩來請素臣赴宴。素臣進京，暫寓東方旭寓所。合朝各官參謁，俱回朝堂相見。惟楚王及相好諸友並家鄉故交方會，已應接不暇，末後，奚奇等領著飛卒來見，獨不見土豪父女。問起奚奇，方知套虜人寇，土豪已奉東宮令旨，前往延綏禦敵去了。初五日晚上，始升設席，因素臣親誼，同坐主席，玉麟、天生、以神客席，玉麟讓天生國戚，天生笑道：「三舅才是正主兒國戚；論起兵部禮制，俺還沒有坐位哩。」素臣道：「至戚故交，只該敘齒。」玉麟方坐了首席。廳後垂簾，簾內飛娘、碧雲、翠雲客席，即令黑兒、春燕、秋鴻代主。三人俱不敢坐，飛娘向黑兒道：「陸貴人認咱做娘，你便也算咱女兒。」向春燕、秋鴻道：「你兩位與咱們原沒統屬，現是受封之人，更是該坐，快坐了罷。」三人只得告坐，不尷不尬的坐下。金硯、成全、伏波雖各受職，因給事素臣，不便同坐，又不便在旁伺候，另在廂房設席，令奚勤陪坐。

席上，素臣問天生、飛娘：「一路至京，可有奸細？」飛娘在簾內答應：「一路平安，只在劉智廟，殺掉一伙毛賊，元道被他圍住，咱還拼救不出，虧丈夫領兵殺進來，裡外夾攻，百十個人只走掉五七個，其餘都砍掉了。」天生道：「那不是毛賊，是景王餘黨，有一兩個，咱還認得，在皇太孫宮交手過來。」素臣問東方旭：「西山賊巢，曾否破滅？」始升道：「十月二十三日，東宮密召劉建、申田、謝遷、金品、匡中五人進宮，說西山為賊人巢穴，宜急剿滅，老舅現病，不敢以兵事煩擾；諸卿素嫻韜略，當為寡人一籌。」劉建等領旨出來，約弟與皇甫金相，俱至楚王府同議此事。劉健要廣中兵至，眾謀僉同，候至十一月初八日，廣兵始到。劉、謝定謀，心真參議，乘西山大報恩寺請國師開壇受戒，聚集無知男婦，晚夜念佛經，選東阿兵二百，女兵一百，並男兵飛卒，令奚奇等十二將，易容改裝，扮作村農，村婦，十五日晚間陸續取齊寺內，候國師夜壇，放火燒寺，擒剿凶徒。於報恩寺至西莊路設七伏，令成之、無外、文恩、容兒、阿錦、玉奴、賽奴各領二百五十男兵，五十女兵，俟西莊兵過，層層截殺，放出號炮，並力搜山。令林選領楚府兵二千，十三日出京，聲稱赴景州搜滅景王餘黨，十四日駐紮良鄉，十五日撤兵，赴西莊外十里。候號炮一響，即攻西莊，各處兵將，十人中俱著一人暗帶擠筒，以破妖法。弟等俱以為奇計，密奏東宮，亦稱妙算。那知那日，皇后，貴妃亦在宮中開壇，請剃度女僧傳度內侍宮人，晝夜念佛，令東宮及兩妃聽宣經卷，賊人探知，亦於是日令奸細入宮放火，劫執太子；賊兵大隊，亦作數伏在宮外、城外接應。賊中有武藝者，只剩真妃一人，如何能救護太子？虧著林選之女在宮，於火中負救太子，殺條血路而出，匿於元武門西水溝之內，賊人遍搜不獲。真妃遍體受傷，已欲自刎，又虧林女殺人救護。弟與劉、謝諸人，在內閣候信，忽聞此變，急調九門護軍，五府兵將入援，賊又得西山之信，方亂竄而去。賊黨中能飛簷走壁，凶勇矯捷者，大半俱入京城。西莊聞國師被劫，發兵來救，被伏兵隨路截殺，大敗虧輸。莊上存兵不多，林選攻破，亂兵中，將單謀殺了。賊人無主，便多逃竄。京裡回去之賊，心慌膽怯，聞國師已擒，單謀已死，便俱四散逃跑。我兵合半，將西莊巢穴，都洗蕩乾淨，方始凱旋。太子命造功冊，劉健上書說：『臣等愚暗無謀，但顧其前，不顧其後，致殿下幾蹈不測！請重賞林氏、薄賞武功之臣，將臣等交部治罪。』太子降令旨慰勞。免謀臣同罪，俟皇上回鑾，一概議賞。諸臣都說，若使老舅發謀，必籌及東朝，不致蹈險。東宮亦云，悔不聽老舅臨別之言，將宿衛將士俱差出外，幾誤大事也！」

素臣大喜道：「單謀已死，逆根划去，雖有餘黨，不足慮矣！」當夜盡歡而散。初六日，奉旨賜第。因靳直房屋甚多，將金相、赤瑛、廷珍、時雍、始升、成之、無外凡未帶家眷之人，並玉麟、天生夫婦，以神、奚奇等兄弟，俱接來住在一處。金硯、奚勤及成全、伏波夫婦，自不消說。英賢豪傑，忠義奇幻之人，聚於一宅，如五都之市，羅列著珠玉綿繡，火齊木難，光華騰躍，令人手不暇捫，目不暇賞，真奇觀也！」

晚來，正備了酒席，欲與諸人劇談暢飲，忽東宮著文恩來請，素臣因太子前有兩妃捧觴之言，惶懼力辭。太子免了捧觴，覆命文恩來請。只得托始升代主，趨赴東宮。太子亦仿皇帝賜宴之式，素臣東席，稍下三尺，太子西席，稍上三尺，向空八拜定席，素臣隨後而拜。亦如涿州行宮，太子親奉三爵，然後入席。細問救駕之事，素臣約述一遍。太子感激涕零，復拱手道：「搗巢之事，先生想已知之；寡人不幸忘先生之訓，盡出宿衛之武勇，幾蹈不測之禍！寡人又半憶先生之訓，留林女在宮，得免死亡之辱！使非先生，聖父與寡人，久作釜中魚，幾上肉矣！而先生猶執君臣之常，必不使寡人稍盡報稱之禮；惟有焚香告天，至誠祈祀，願太夫人福壽康寧，享期頤之上壽，慶雲祚於奕葉矣！」素臣激切感謝，淚隨言下。飲過幾杯，太子復慮靳仁尚在，逆根未除。素臣道：「臣已授計於人後、聞人傑等；且單謀已死。靳仁特土木偶人耳，佇聽捷音可也！」太子愈加感激。問：「曾否接取家眷？」素臣

道：「國事倥傯，尚未暇及。」太子道：「更緩不得了！先生可即修書，迎取進京，不特先生得盡子職，太后及寡人等，亦渴欲見太夫人之德容也！」素臣涕泣領旨。

太子道：「先生在途稱病，固屬行權，但就寡人看來，尊體竟有違和之處。自入席之後，屢覺先生欠伸不適，如從前初入清寧宮一般，卻為何故？」素臣道：「臣自覆舟，即入老蚌殼內，為彼真陰之氣所中；幸廝殺時勞筋動骨，喊叫跳躍，迸出陰氣，不至成病。卻又勞了在車十餘日偃臥之累，未免筋骨中微有不利！」太子道：「蚌至數十年，其陰氣之盛極矣；非先生陽剛之體，必至傷身！愚意當仿先生治皇上之法，胸背夾兩童體入睡臥，以童陽勝老陰。前替先生摩揣之女，一名熊熊，一名鳥鳥，年止十五，尚是童身；今送與先生為婢妾，令其夾體而睡，週身按摩，庶不為陰氣為傷！」素臣抵死辭謝。太子道：「合歡之事，或俟稟命太夫人；夾睡按摩，斷不可緩，寡人要強進此一劑妙藥的了！」因喚出二宮女，吩咐一番，磕頭為定。即令進內收拾，連夜出宮，並止住素臣辭謝。

二女人內。復令文恩、容兒夫婦，各自收拾，同隨出宮。素臣道：「此數人已經事殿下，臣何敢復用？」太子道：「前因急難，故借助於先生；今難已平，自必歸趙。先生現乏使令之人，寡人宮中亦難久留有耦之夫婦，正兩便之道也！」素臣道：「文恩已屬內臣，私家何敢僱用？」太子笑道：「文恩已令食逆豎之腦，將來即可復為完人。公侯外戚之家，尚有宦寺，何況先生。俟家眷進京，即當選擇謹願者送上，況本屬先生之僕乎？」素臣乃不敢辭，但力辭後命而已。撤席後，又捧三爵，親送素臣至宮，看素臣上本章。

素臣苦辭不獲，只得疾趨入宮，卻見宮外排列數十輛車子，絡繹不絕。素臣驚問文恩，太子道：「先生初至京中，一切器用俱未制備，寡人理應代辦。但皆粗率不堪，聊以敷用。惟衾枕被褥，衣衫鞋襪，皆令兩妃親手縫製，不假手於宮人，以表區區之誠耳！」素臣激切叩謝。太子忙扶掖起來道：「先生之恩，天高地厚，聊表此誠，何敢勞謝耶？」

素臣回第，席尚未散，知恩賜宮人之事，無外發議，要送歸房。素臣已被太子懇懇懇切，飲至九分；無奈無外等俱是總角之交，如何卻得？無外要每人對飲十大杯，幸金相老成，始升親敬，廷珍、時雍體貼人情，各對飲雙杯。葉奇等不敢對飲，十二人公敬三杯，赤英父事素臣，連一杯也不敢敬。十七人只飲得十七杯。玉麟、天生、以神見素臣已醉，只對飲三爵。成之因自量不高，勉陪五爵。惟無外一杯也不肯少，一滴不許剩，一分也不許淺，足足飲了十大滿杯。虧著春燕、秋鴻怕誤吉期，使出幻法，便把三十五杯酒隱去一半。素臣已入醉鄉，站立不定，眾人方才送入洞房。

玉奴、賽奴、阿錦率領女飛卒，幫著熊熊、鳥鳥，在房鋪設一切，將現賜的被褥衾枕，換去床上鋪蓋。替素臣卸除冠服，伏侍上床，扣門而出。無外送房出去，酒興發作，號召眾人，替玉麟、天生送起老歸房來。各家童僕，學著主人樣子，也替容兒、成全、伏波各送歸房。成全、伏波新婚未久，即分開上路；容兒在東宮與文恩等內監同宿，久曠之後，俱不消說要做那狂蜂浪蝶，蹂躪花心。連玉麟、天生見獵心喜，也便在兒女情中使出英雄之氣，據鞍顧盼，鬩鑠自雄。合那《詩經》上兩句「其新乳嘉、其舊如之何」了。獨若玉奴、阿錦二人，現抱著少年丈夫，只可交頸並頭，不能顛鸞倒鳳，好生難過。歎口氣兒，正待尋睡，忽然文恩從睡夢中叫醒轉來，如中毒一般，滿床翻滾，嚇得兩人癡魂化作驚魂，香汗變為冷汗。正是：

石女尚能開玉戶，闌人怎不茁金芽？

總評：

皇帝自出險後，即傾心素臣，感激恩禮。迨其後，忽生疑忌者，固因汪永之進讒，亦由本心之猜忌。所謂本心自蛀而後蟲生之也。如此回之三呼萬歲，素臣據實奏對，即拂其意；至擁看人多，且至大驚矣。此豈汪永所使乎？有臣如此，社稷之福，則並瞞汪永矣。而汪永逆知帝意，姑以讒進耳。當令嬪貴奉觴侍立，即所云非常禮以示恩也。太子謂聖人度渾穆，恐未必然。

太子待素臣亦非常禮也，而讀皇帝之非常，背上便有芒刺，讀太子之非常，腸中便有淚痕。作者筆法，當在孟堅之上。

涿州美貌女子一筆，雖聚天下錦心才子，竭日夜之力思之，罕有能知其故者。伏筆至此，可稱神化。

處置靳直、鳳氏，刻酷極矣。而不如此，不足見二人之惡，不如此，不足蔽二人之辜，至末雲：畢竟鳳氏之存下者多，則差等亦較然矣。此為綿裡藏針之法。

搗巢之計，頗合兵機，聖父方出坎險，聖子又落坑塹矣，豈特搗巢。當以素臣為首功，救駕之助，固不在天淵之下。

單謀何人？能使素臣深幸其死，是時靳仁已據全浙，而素臣視之一如無有其人者，此時何等識見，何等局量。